

夜深只恐花睡去

□ 游黄河

暮春时节,走过日日走过的小路,忽然见到一枝海棠开了,疏影横斜于半路,半裹着的花蕊,探出了几缕深浅不一的茎丝,想起苏轼的一诗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多么想在夜晚,拿着烛台,去看看海棠花全开的样子,可又怕惊扰了海棠。

读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花未眠》就懂苏轼的诗了。“凌晨四点钟,看到海棠花未眠,邂逅所得,亲近所得。美得不可名状。这世界,定然有慈悲,有懂得。当你和所有人逆行,当你和一朵花深情凝望,我永远都不孤独。一座山,一条河,一丛摇曳的草,一朵陪你不眠的花。不说话,但她们懂你每一个心思。”《红楼梦》第九十四回里写到十一月,大观园内已是落叶凋残,但怡红院里已经枯萎的海棠花却开花了,晴雯去世后,

海棠就凋谢了。好一片深情的海棠花。

友人从日本归来,讲到他留日的一邻居,是九十多的老太太,儿子死于战火,老伴早疾而逝,孤身一人,她就喜欢海棠,特别是微雨云雾之时,搬一把小木凳躺在海棠边上,轻轻念叨川端康成的文,“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要活下去!’”她天天把自己打扮得光鲜艳丽,去教堂的路上,去园子的路上,甚至去战乱的废墟边,自己都整洁干净,她说,她的心里有一朵海棠花。她的心里那朵海棠花,不就是她早已不在的亲人的温暖吗?

20世纪九十年代,我所在的学校在山坳里,一放学,就只有我一个人守在学校。学校后面有一小山,空闲时我在半山看到

一海棠,只是零星开了几朵花,觉得好看,我就挖了回来,栽在屋子后面的小沟里。我在那里待了一年多,一个春日,我调动到另外一个更偏的村子的小学去,沮丧至极,打开后门,把一些杂乱之物丢掉,忽然就看到那棵海棠,一年里,它长高了不少,最为我瞩目的是一树花,开得那么热烈,恍然之间,它好像在朝我微笑,对我说道,我没有辜负你吧,终于来看我了。

一念之间,泪如泉涌,看到花,仿佛什么都不是重要的事,后来,我回来寻找它,竟然不见了。

海棠里的倒吊金钟最好看。一瓣瓣的花瓣微微的翘起,花蕊朝下,夜晚,犹如灯笼,你用嘴轻轻一吹,轻碎的飞起鹅毛般的彩絮,特别是在夜晚去看,远远近近,竟然

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嘉州海棠,色香并胜。”南唐徐锴《方輿记》记载:“海棠,嘉州出者香。”我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海棠是不是嘉州的后代,倒是“色香并胜”却是真的。

《诗经·卫风·木瓜》中“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木桃,就是海棠花结的果实,只是有些遗憾,我没有见到。却能感受到“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报恩之情。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再读苏轼的海棠诗,可惜我已经五十多了,要是再遇到山上有海棠,还是不挖回家为好,因为,我怕伤了海棠开花的心。

坐大班车

□ 张翼

曾经,银川城距离我们很远,到县城汽车站坐上班车,除非看病,“走银川”是一件颇有几分神秘而风光的事。走银川的大班车司机口才和技术都一流,有位姓海的师傅口碑特好,身体棒棒,对谁都笑呵呵,胆大手稳,虽然乘客偶尔免不了本能的一声惊呼,可下次照样坐这趟车,因为放心。

没有上高速之前,在县乡道路上随时可以停车拉人,不用讲价,什么地方什么价码,从车站上车和从哪个梁峁岔路口上车能差着几块钱,大家都心里有数,不别扭。海师傅的油香挂在驾驶室顶端,胡麻油、小麦面,一路芳香。

有老人小孩临时有个解手的,海师傅开句玩笑骂一句“忍着”,没多久准会在安全的路边停下来,“大家有啥事抓紧时间下去办,后面上高速就不能停车了”。呼噜啦啦有事没事的都下一大群,有那烟瘾大的赶紧捻出一根过滤嘴来点上,有想给海师傅让一根的,被摆手拒绝了,“我回家抽老汉烟”。

坐大班车最意味的,是可以透过车窗看到外面流动的风景,从乡村到城市,从县城到市里,“走州过县”,直到一猛子扎紧人来人往的省会大银川。一路是变化,也是不变。家家户户的房顶子样式不一样,从南到北的屋顶越来越平,楼房越来越高,羊群越来越少,黄沙和绿树参差错落,时隐时现。有那好奇的少年在路边倚着树干数着来来往往的大班车、手扶拖拉机、自行车和“桑塔纳”,也有事事了然的老人们围成一堆背对大路下棋聊天,偶尔闪过一家“三营餐厅”,那油乎乎绵软软香喷喷的炒面片如在目前,馋虫蠕动,赶紧闭眼。



班车里的人们容易熟络,不管之前熟不熟的,上了车,都是一车之人,司机一开腔,坐在驾驶座后面的老熟人一搭腔,旁边人一调侃,话题开启,笑果也就慢慢来了。多少段子典故民间轶事就这么悄悄话大喊着说,谁也不怕被谁听了去。无非是说,哪里人没见过世面,说那火车跟班车一样,要是站起来跑,不知道能有多快;要么,就是哪个乡的干部新买了自行车,下坡刹车失灵,没办法只好大声喊,“我是某某乡乡长,车子没闸了,亲戚你小心着”,之类。凑巧,有时被传笑话的那主人也在车上,确是不辩解不辟谣不争论,跟着嘿嘿呵呵地笑一路。

那时候的银川城还很安静,火车站是安静的,汽车站是安静的,宁大老校区、宁夏农科院、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也都是比较安静的。就连入夜时分路边围着听唱秦腔的,还有偶尔有歌声飘出的卡拉OK小房间,也是安静的。安静得不如大班车一声鸣笛,把人从浮想联翩中拉回到霓虹闪烁里。

下车前记得和海师傅叮对一声,明天早上九点整,在南门汽车站门口,还是这趟车,回家。

夜读农书

□ 王太生



农书宜夜读。晨读经书,午读诗书,幽深深的夜晚,宜读农书。

农书乃天地之书,它关心一株水稻,或麦子的生长态势,干湿表情,关注稻子、麦子身上的风雨雷电。纸页间,有雷声轰鸣与大雨滂沱。

万籁俱寂的夜晚,我在灯下读那些泛黄的文字,读出青涩水气,读出虫鸣鸟啾,读出渴望的眼神,每一个字,都带有泥土的潮湿气。

“农”字,农田、农事、农具、农桑……农书是关于大地的书,是大地歌谣的朴素书写。

中国农书,农林林总的名字,记录了先贤的另一种写作。

你如果翻开《齐民要术》,也许会遇见贾思勰老先生,在齐鲁大地,骑一头驴,走在乡间阡陌。贾老先生当年长什么模样,我们并不知道,也无法知晓,只能以一片庄稼地长着的青葱庄稼作为背景,做一番想象。每次看到《齐民要术》这本书的封面,恍若看见老先生站在家乡的风中田埂上,叮嘱村子里的养殖户刘老二:10只羊中要有2只公羊,公羊太少,母羊受孕不好;公羊多了,则会造成羊群纷乱。对养鹅、鸭、鸡、鱼等都提出了雌雄相关的比例关系,鹅一般是3雌1雄,鸭5雌1雄。池中放养雌鲤20尾则配雄鲤4尾。

我在书中学到了种莲子的方法:“八月、九月中,收莲子坚黑者,于瓦上磨莲子头,令皮薄。取瓠土作熟泥,封之,如三指大,长二寸,使蒂头平重,磨处尖锐。泥干时,掷于池中,重头沉下,自然周正。”这个周正,用得好!一粒莲子,周周正正地与泥土吻合,不消几日,梦想便开始发芽,老想拿着这本书,找块空地,按书上的意思,掘池种莲子,弄出一片清凉古意。

手指摩挲,我在读一本《汜胜之书》。《耕田》有一段,是可以当作散文来读的,“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以

老版连环画

□ 苗连贵



连环画早年兴于上海,64开本,成人巴掌大小,这样的小书携带方便,价廉,最为穷人喜爱。1932年茅盾先生在《连环图画小说》(连环画早期称“连环图画”)中说:“小书的价格往往只有一付大饼油条钱,无怪乎贫穷的黄包车夫亦会在喘气休息时,从坐垫下抽出一本,生吞活剥,有滋有味地翻看起来。”

随连环画应运而生的租书摊子,茅盾先生在同一文中对它也有描述:“上海街头巷尾像步哨似的密布着无数的小书摊。虽说是书摊,实在是两块靠在墙上的特制木板,贴膏药似的密排着各种名目版式一样的小书。谁花了两个铜子,就可以坐在那条凳上看那摊上的小人书……”

小书摊不独在上海,此后各地也都蓬蓬勃勃生长出来了,其规模形制亦相仿佛。小时候,我家巷子口就有个租书摊:老旧的白茬木架子挤满了小书,用牛皮纸粘了封皮,墨写了书名;架子旁有几条矮脚长凳,供看书的娃娃坐着看。由于看的人多,书有的缺页,有的破损污渍,但我们照样看得津津有味。看1本1分钱,我荷包里但有几个零钱,便来此“孝敬”了租书老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连环画的鼎盛时期,不少画界名家参与其中,脚本编得更精彩,图画绘得更精美,不光有单本的小故事,大量的文学名著也走进连环画行列。譬如《三国》,我第一次看到它就被迷住了,第一集是《桃园结义》,彩绘封面,画的是刘关张桃园秉香结拜,踌躇满志,英雄豪气,画幅的四围以墨蓝色勾框,整个画面极精极佳;内页是线描的黑白二色,也都幅幅精美,人物传神。《三国》全套60本,有人统计共7000余幅图,可谓“卷帙浩繁”。我省下早点钱,坊间出一本,买一本,集齐了全套的《三国》,后来,又买了全套的《水浒》。

因为喜欢,放学回家,我常翻开小书,摊开纸,临摹其中的人物,自得其乐。临摹之余我常想,这些画,这么多人物故事,画家是如何编排绘制的?请教了美术老师后才知道,画一本连环画直如拍一部电影。画家在接到脚本后,先进行人物造型,接下来像组接电影镜头一样构图,由于连环画是由内容连续的画面组成,每幅画都要“承前启后”,这样才能使故事贯通全书,因而构思画面最费心血,画家既是导演,又要揣摩做演员,从而把每一幅画通过环境、道具、人物动作一一表现出来,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一部小小连环画,浸透了画家多少心血!因此,我对连环画画家倍加崇敬,对我的“藏书”珍爱无比。

岂料,文革伊始,文化遭难,连环画也未能幸免。眼睁睁地看着一把火吞噬了“三国”、焚毁了《水浒》,我欲哭无泪,从此再也没有连环画。

当时,不少画家因画而祸及自身,最惨的是有的还不得不亲手毁掉自己的作品。连环画大家贺友直,画了一本以齐白石生平为题材的连环画,倾注匠心,把白石先生的精神气韵都画出来了,是他所有作品中最满意的一部。结果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画稿非但不能出版,连保存在家也不可能,因为不断有人抄家,这可是典型的“罪证”啊!那天他默默地坐在家中,取出画稿,一张张撕,想想心痛,住手,再想想,又接着撕,就这样想一会,撕几张,一本凝聚了他半生心血的精品佳构就这样毁在自己手中!十年浩劫过去,朋友劝他再画,他也想重操画笔,无奈心智、才力俱失矣!

今天,书店里已很难见到当年的连环画了,虽有些儿童读物,我还是喜欢原先那种简朴的、线描的、图文并茂的小书,它是我初始的文学风灯,深植在我们那一代人心中,——说它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一点也不过分。

四月的麦子

这些饱通人性的精灵呀
它们有时比我更听懂事
几场酣畅的雨一洗
它们就踏着脚
把父亲锁在眉尖上的心事
节节窜高
它们更像是父亲的孩子
感恩图报
在父亲呵护下
破土,拔节,抽穗,扬花
一粒粒由青变黄
捧出一颗颗沉甸甸滚烫的心
看着它们,我眼眶一热
我也想像它们中的一员
站在田野
静静等待父亲收获的镰刀 (吴晓波)

山桃花

村庄对面的山坡
最早的春天
是一簇簇山桃花
像粉白的云朵

一春又一春
山桃花谢了
一树果实
成了一味踏实的药
桃仁

曾经与桃花一起热闹的眼睛
撒下空寂的村庄
云一样飘进城中

一年又一年
楼林的窗户打开
总会飘出几缕
幸福而忧伤的叹息 (刘本本)

往返于城乡之间

晚上在城市做梦
我住在城里

白天在乡村听风
我在乡下谋生

几年的日子
往返于城乡之间
有所感 有所悟

世界一切在变化
心里仿佛塞进了
满满的垃圾

往返于城乡之间
往返于流逝的时光
我在行走的小路上
一天一天变老 (冉启成)

大风渐止

一朵白云游戈在
茫茫的天际
诗歌在地里随庄稼茂盛
断章,是长不大的谷物
若有一天我停下了脚步
那一定是白云回到了故乡 (许良才)

刻舟求剑

他在剑落下去的地方
刻下了印记
至于捞与捞不上来
那都是心头上留有伤痕的结

风在吹,河水在流
舟在微微的摇荡
河水很深很深
那把剑就在很深很深的河底

多年后,我们何尝不在刻舟求剑
而剑,就在很深很深的河底
可遇不可求 (孙光利)

嗑南瓜子

从老南瓜里
掏出的南瓜子
母亲用铁锅盛着
放在柴火灶上
一遍遍翻炒

“我是嗑不动了,
你吃吧……”
母亲把一大碟瓜子端来
整个下午
我嗑着南瓜子

听着母亲不停唠嗑
落在肚里的词
温暖而馨香

望着母亲空瘪的嘴
那瓜壳
恍惚母亲身上纷纷
掉下的
时光碎片 (谭喜爱)